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録監生臣官懋弼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十八

元 汪克寬 撰

宣公下

甲子定王十年 十有二年 晉景三齊頃二衛穆三蔡文十五鄭襄八曹文二十一陳成二杞桓四十宋文十四秦桓八楚莊十七

春葬陳靈公 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莊氏曰賊討國復二十二月然後得葬

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 據衛桓齊襄本國臣子討賊而書葬 天下

之惡一也莊十二石祁子云云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上聲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據禮臣弒君子弒父凡在官者與在宮者皆得殺之無赦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徽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愚按君子之心無私故討賊不間內外蓋惡惡者天下之同情也

楚子莊圍鄭襄左傳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春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君之惠也左右曰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

按公羊傳（去聲）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見莊十年）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逵道（左傳作逵路公羊作路衢）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

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荆楚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劉氏曰春秋畧小善而優大節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去聲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音現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愚按據左氏公羊所記鄭襄公屈服於楚禮卑辭巽以求免則楚之淩暴亦甚矣然其能不聽左右之言而退師許平薄于利而不要其土則比于狡焉思啟封疆者猶有改過遷善之美意也高氏曰封陳侯者非楚本謀也不善而能改也故書入與鄭平者楚本謀也不為利謀所誘故書圍

夏六月乙卯晉景荀林父帥師及楚子莊戰于邲晉師

敗績邲音弼左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伯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伯不如死以中軍佐濟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楚子北師次于郔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次于管以待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此行也將鄭

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避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且怒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以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為左拒以從上軍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

而去之分誘生民不亦可乎敗其卒而退不敗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射連尹襄老獲之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公羊傳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致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守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于四方是以君子篤于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吾以不祥道民災及吾身何國之有既

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
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
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
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
可掬矣穀梁傳續功也功事也日其事敗也杜氏曰邲
鄭地張氏曰地譜鄭州城下管城縣有邲城在縣南愚
按管城縣屬今汴梁路鄭州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何氏曰序林父於上罪起其事言及者明晉汲汲欲
敗楚爾
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愚按不書救者
以其緩不及事無救患之實耳或謂不書救鄭是予
楚以伯然晉文晉悼之伯書楚人救衛救鄭豈不予
晉以伯乎
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弒

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許靳反）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據楚成救鄭則書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楚得臣救衛則書晉侯齊宋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今此晉救鄭當書楚及晉戰）按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勦（子小反）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南史沈慶之傳閫外之事將軍所得專制李衛公問對古者出師命將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

雖君命有所不受史穰苴傳將在軍雖君令有所不受前周亞夫傳上勞軍至細柳不得入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曰此真將軍矣唐段志玄傳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志玄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帝歎曰周亞夫何以加之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音旋衆不敢遏成六救鄭遂侵蔡楚師救蔡禦諸桑隧趙括趙同欲戰請於欒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或謂武子曰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乃遂還偪甫目反又彼力反陽之舉匄古害反偃二將去聲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

遂下偪陽襄十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言於荀罃曰請班師知伯怒曰云云偃匄帥士卒攻偪陽親受矢石遂滅偪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音煙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音僻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朱子語問左傳分謗事曰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要徇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穀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穀而誅之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穀不去上聲其官此稱敗績特

以林父主之也

通旨邲之戰先縠趙旃實敗晉師而獨書林父者責元帥也武侯祁山之戰違命于街亭者馬謖也失于箕谷者鄧芝也而武侯深自刻責以為咎皆在已此亦春秋統一之義也任歸于一者責有所歸權分於下者衆無適從吳楚既反漢用條侯以梁王之貴太后之尊交請救援條侯謹守便宜竟破七國唐六道重兵攻圍淮蔡久而无功及裴度視師雖韓弘亦與疾督戰遂擒元濟代宗以九節度之師圍慶緒不立元帥一夕而潰其成敗之績豈不著明也哉張氏曰經以林父及之者言林父之為志乎此戰也盖晉不能討陳亂已失王綱軍政之本乃欲恃力以爭鄭不知楚莊既討陳亂則師出有名而所以施於鄭者又進退得宜勇怯中節林父上不能輔君討亂以行盟主之大義而此行本為救鄭而鄭已服楚士縠之徒恃強專制故林父雖知楚之不可敵而不能制諸師之從楚師考公羊則

知楚之所以勝考左氏則知晉之所以敗此春秋所以不書救鄭而特以林父主此戰著其敗師之罪也陳氏曰以大夫敵君於是始肇之戰不惟敵君且盟齊王師矣永嘉呂氏曰自楚執討賊之權于是陳為楚有鄭不堪楚之屢伐而受盟辰陵然曰與其來者可也則猶不純乎從楚也故徼事於晉晉既不能有陳而僅爭鄭則邲之一戰中外勝負之一決也自邲之敗而楚伐宋横行于中國而莫制矣愚按林父身為元帥始既不能禁副屬之違令而專行終又不能躬帥士卒冒矢石而力戰乃鼓於軍中倡為棄甲曳兵之敗則喪師之罪不責林父而誘於誰乎然楚君大夫與中國戰皆貶書人故楚成于泓得臣于城濮囊瓦于栢舉並書人惟此書晉荀林父帥師以敵楚子者尊中國而抑中外故不以林父之有罪而貶之也泓之戰貶楚子此不貶者楚成設詐禽宋公於乘車之會以伐其國又乘勝不悛而敗宋于泓則與楚

莊為中國之所不能為者異矣○陸氏曰公羊云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為禮也按此傳因得臣與晉侯戰稱人遂穿鑿為此說爾劉氏曰子玉不見名氏林父見名氏皆為不敵君可怪也哉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莊）滅蕭（左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杜氏曰蕭宋附庸國）

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去聲）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

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去聲）稱蕭潰經以滅書斷（都亂反）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易比卦大象）興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論語）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

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霸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高氏曰楚既得陳鄭又敗晉師遂深入中國憑陵諸夏滅人之國書以著其暴也愚按楚莊滅蕭所以逼宋而脅中國諸侯之服已也

晉景人宋文人衛穆人曹文人同盟于清丘此大夫同盟之始左傳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程子傳晉為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故書人以貶之杜氏曰清丘衛地在濮陽縣東南張氏曰地譜今濮州臨濮縣東南有清丘愚按今臨清縣也

書同盟志同欲也楊士勛曰新城書同傳云同外或楚則清丘亦是外楚省文也

以惡去聲其反覆音福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七年伐邾渝蔑之盟十年伐宋渝宿之盟奚待清丘然後惡其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音干敗必邁反其盟好上聲所謂不待貶而惡見音現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上聲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

血要質鬼神蔪音祈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原穀違命喪去聲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家氏曰幽之同盟內外大小翕然來同齊伯之方盛也新城之同盟諸侯散者復合晉伯之漸衰也清丘之同盟異者衆而同者鮮晉不復可言伯矣而春秋于四國之為此會猶以同盟書嘉其不以勝負為從違捨燎原強盛之楚從喪敗方新之晉是故猶許之以同盟然視于幽之同則不可同日語矣愚按新城之同晉以趙盾主盟清丘之同復以四國之大夫盟齊盟所以一天下之心而晉以大夫尸之又其甚而諸侯之大夫與焉伯業之不振宜矣〇劉氏曰左氏云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夫春秋之世不實其言者衆矣奚獨此耶且華椒不宜被貶

宋文師伐陳成衛穆人救陳左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扶又反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内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音佩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音現下同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

待貶絶而惡自見矣高氏曰書衛救陳者所以罪宋也然衛方盟于清丘而反救陳救雖義事而有背盟之惡故稱人愚按清丘之載書恤病討貳而宋之討陳衛之救陳皆非春秋所與者不度德不量力而啓釁於强楚渝盟失信以從簡書名雖是而實則非矣

乙丑定王十一年

十有三年晉景四齊頃三衛穆四蔡文十六鄭襄九曹文二十二陳成三杞桓四十一宋文十五秦桓九楚莊十八

春齊頃師伐莒季佗公作伐衛左傳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臨川吳氏曰齊以彊凌弱而伐莒十一年之伐稱齊人此稱齊師者甚其動大衆而伐小國也〇愚按公羊作伐衛證之經文前後皆無齊衛交怨之事而於莒則四年平之不肯而魯伐之十一年齊又伐之則此爲伐莒無疑矣

〇夏楚子莊伐宋文左傳以其救蕭也

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爵張氏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宋不知屈伸消長之道而欲以區區之力强中國由此致伐愚按文定責宋特譏其啟致兵之釁失保國之策非以楚之凌中國為無罪也蓋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耳○劉氏曰左氏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然則十二年不當貶華椒自相伐矣

秋螽杜氏曰為災故書○冬晉景殺其大夫先縠縠戶木反縠作穀音同左

傳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

先縠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去聲有罪焉謂召赤狄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上聲下同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去聲下同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去聲之則敗以剛愎皮逼反不仁者衆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臾駢之謀不用文十二秦伐晉晉人禦之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趙穿怒曰裹糧坐甲固

敵是求獨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乃皆出戰

濟涇而次欒黶於斬反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襄十四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濟涇至于棫林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余馬首欲東乃命大還

令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高氏曰邲之役去聲

三帥皆欲還先縠固請戰遂及于敗至是以為討然釋趙旃魏錡不討而獨誅先縠為政不平殺者不受治矣又族滅之惡之甚也張氏曰越椒將攻王而楚莊尚思子文之治楚而復克黄之所先縠先軫之孫而滅其族蓋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丙寅　定王十二年

十有四年晉景五齊頃四衛穆五蔡文十七鄭襄十曹文二十三卒陳成四杞桓四十二宋文十六秦桓十楚莊十九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左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搆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通旨孔達之死謀之不臧者也先君雖有約言若其有罪而大國見討亦可踐言不自省乎而況同盟口血未乾即亢大國之討以危其社稷乃以

身死之求説于晉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奚遠哉是時陳貳于楚為孔達計者若顧約言告之以不當貳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上聲下同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去聲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蘇氏曰孔達則有罪矣而衛人用其言以干盟主故稱國以殺陳氏曰孔達自殺而稱國以殺其君意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文公也在位二十三年子盧嗣是為宣公○晉侯景伐鄭襄左傳晉侯伐鄭為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

按左氏傳為（並去聲）郯（音谿）故也比（毗志反）事以觀知其為報怨復讎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音現）矣

張氏曰屈而知伸敗而能改可以興矣晉所以敗由大義不明而爭與國也今敗未兩歲而復興爭鄭之師故書晉侯以著其師之為報怨也高氏曰晉救鄭而敗于郯鄭遂即楚夫鄭背晉即楚討之正也然靈成以來文公之澤寖微干戈日尋積而至于蜀之盟而春秋之變極矣豈特失鄭而已乎

秋九月楚子莊圍宋文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楚子圍宋

宋人要於遥反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勦子小反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大象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本序卦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于見伐見圍幾亾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蠻荆圍中國則亦明矣

臨川吳氏曰宋前以救蕭而見伐今又以殺楚使而受圍楚之薦食上國宋之挑釁強夷

俱可罪也愚按楚莊始而滅蕭以逼宋繼而伐宋以聲其救蕭之罪又遣使過宋不假道以激怒於宋而使殺之於是國君親將環其國而攻之然則楚子之志在于凌暴中國以取威爭伯其惡甚矣文定作傳屢責宋而不責楚者楚人憑陵中夏之罪顯而易見而宋有致兵之由其罪未著也故備論之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頃于穀

夫禮別筆列反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愚按大夫會諸侯始於單伯會齊宋衛鄭之君

于鄟而後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至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則大夫自為會矣大夫盟諸侯始於湨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而後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至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則大夫自相盟矣然莊僖以下大夫未專政也文宣以下大夫始專政矣君若贅旒公羊襄十六注贅繫屬之辭旒旂旒以旂旒為喻者為下所執持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音現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張氏曰魯素事齊而宣公之立公子遂立之故其父子常親于齊而齊亦不復計等列之不班從而與之會也非禮甚矣王氏曰遂以不正而立宣公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

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與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

丁卯三年　定王十十有五年晉景六齊頃五衛穆六蔡文十八鄭襄十一曹宣公廬元年陳成五杞桓四十三宋文十七秦桓十一楚莊二十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左傳孟獻子言于公曰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歸父會楚子于宋

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啟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襄陵許氏曰楚圍宋之威振及魯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為聲援去聲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

裔千乘(去聲)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毗至反)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陳氏曰吾大夫始特會楚也朱子語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及楚人平春秋責其叛中國而從僭亂爾罪其貳伯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

夏五月宋(文)人及楚(莊)人平左傳春宋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天方授楚未可與爭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

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公羊傳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耳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是何子之情也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耳揖而去之反于莊王王曰何如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耳子反曰臣已告之軍有七日之糧耳莊王怒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耳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耳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君

此吾亦從子而歸耳引師而去之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穀梁傳平者成也

此華去聲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趙氏曰皆書人兩貶之也春秋賤欺詐惡去聲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亾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見坊記令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去聲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董子曰子反與華元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世衰道微暴行去聲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

於子夫有聽于婦中國有聽于外域仲尼所爲去聲懼

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啖氏曰和而不盟曰平雖其所欲

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

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

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公羊莊十九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機會之失奚忌于平

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

國急難去聲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

所封以備三恪[本作愙敬之如賓客也左傳 / 注武王克商封虞夏商之後]横[去聲]見侵偪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為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去聲]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音現]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宋氏曰及者汲汲也是 / 宋人汲汲求楚之平也]後世羊陸效其所為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為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晉書羊祜與吳陸抗對境使命交通抗 / 遺祜酒祜饋抗藥時謂華元子反復見]

于今朱子語羊陸相遺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陳氏曰凡平不書必關于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有與楚平者矣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至宋始書之僖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至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永嘉呂氏曰晉與楚爭陳楚討少西氏之亂而陳在楚宇下矣晉與楚爭鄭邲之戰敗而鄭又在楚宇下矣宋伐陳而衛救之則衛又貳於楚歸父會于宋而魯又即於楚楚之圍宋軍罷食盡而將去矣宋人告急晉不能出師以援之宋及楚平豈得已哉書曰宋及楚人平以見中國之無伯也以見外域之恣橫也以見諸侯之有畏于楚而莫有能救之者也〇劉氏曰公羊云大其平乎已也非也臣無專美古今之誼也子反何不退與其君謀而擅與宋平乎穀梁云平稱衆上下欲之也非也暨齊平何以不曰暨齊人平乎又云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非也宋

幸得平以告諸侯故魯史有其事耳

六月癸卯晉景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左傳晉侯將伐潞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晉侯使趙同獻俘于王杜氏曰潞氏赤狄之别種子爵也張氏曰今潞州潞城縣愚按潞州今屬平陽路

其稱日謹之也上卿為主將去聲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陳氏曰滅國之大夫稱人貶也故荀林父滅潞氏隨會滅甲氏皆不書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

社稷比于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然則攘外域安諸夏非耶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征之書費誓玁音險狁孔熾侵鎬合老反及方宣王伐之詩小雅六月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僖四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書盤庚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强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

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罪之尤也為晉計者執酆舒轘（音患）諸市立黎侯（左傳棄仲章而奪黎氏地）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左傳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高氏曰是時楚肆其疆圍宋踰年晉不能救而反滅狄利其土地亦怠于憂中國矣愚按晉景公會狄于攢函而不討陳滅赤狄潞氏而不救宋汲汲於赤狄而忘中國不可以言伯矣永嘉呂氏曰外域屢侵中國晉景滅之似也然楚之圍宋歷三時而不解晉不能興兵往救而徒加兵于狄今年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

潞子嬰兒歸明年書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觀宋人之告急晉侯欲救之而伯宗方以納汙藏疾自誘及晉侯之欲伐狄諸大夫皆以為不可而伯宗乃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其為謀不過淩弱畏强耳不得志于楚乃求得志于狄晉侯以是賞桓子又以是賞士伯又獻狄俘于周君臣之間矜然德色何暇謀及楚哉備書而義自見矣○劉氏曰公羊云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亾耳非也夷狄之君稱子周禮也非為善而亡也蓋迷於有爵耳穀梁云夷狄不日又曰其曰潞子賢也亦非也豈有國滅身虜而得為賢哉

秦桓人伐晉景左傳秦桓公伐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高氏曰自二年秦師伐晉晉不報秦今十四年矣此復來伐者秉晉兵畧狄土而闚其虛也故貶而人之○

王定札子殺召

伯毛伯召音邵左傳王孫蘇與召伯毛伯爭政使王子捷
殺召戴公及毛伯衛杜氏曰王札子王子札也
經文倒
札字

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繫音繼
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為當上之
詞也何氏曰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王札惡天子不
以禮尊之而任以權王氏曰變文先名若王猛
然高氏曰矯王命以殺大臣宜名之以著其罪然書
札而不書王子則與內臣柔溺之類無異書王子札
則與王子虎無
故變文以別之
異其為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
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

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為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並穀梁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上聲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見左傳昭十四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雍子于朝叔向曰殺人不忌為賊邢侯專殺其罪一也乃施邢侯仲尼曰義也夫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通旨問陸淳以為王子札曰讀經當看大旨有疑處且闕之聖人之意只是罪挾王命專殺耳

蜀杜氏曰桓襄之前列國諸侯交相戰伐列國不稟王命也至此而王臣有相殺者内之卿士不奉王命

也襄陵許氏曰拓跋魏世高歡覩張奐之變而生亂
心梁武在位王侯專殺政法不施遂以亂亡無惑乎
周之無以令天下也〇趙氏曰公羊云王札子者長
庶之號也此妄穿鑿耳劉氏曰穀梁云不言其何也
兩下交殺也非也凡殺大夫稱其者皆君
也豈可云王札子殺其大夫召伯毛伯乎

秋螽

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去聲下同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
事外何氏曰虛內務恃外好去上聲實而務華煩于朝會聘問賂
遺去聲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
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扶又反

歛府庫匱倉廩竭調去聲度不給而言利尅民之事起矣張氏曰自六年至今三遇蟲災而加之以水旱此宣公不修德節用愛人之所感也

仲孫蔑會齊頃高固于無婁公作牟婁杜氏曰無婁杞邑王氏曰隱四年莒伐杞取牟婁即其地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詳見文元會戚注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詳見文八盟衡雍注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簒齊史齊世家康公十九年陳恒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六卿

分晉史晉世家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三家專

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高氏

曰齊侯在穀則公孫歸父會之齊卿在無妻則仲孫蔑會之蓋公主齊久矣幸晉楚之爭而不我及也忽焉而平楚宋俾歸父請于齊侯齊侯則疑我之從楚也蔑於是復會以脩舊好焉

初稅畝左傳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

與民為已悉矣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悦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杜氏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孫氏曰古者什一不稅于民宣公奢泰國用不足取私田以斂其一始什二而稅也又殷制公田為助助者藉也朱子曰商人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朱子曰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

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 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詩周頌噫嘻篇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去聲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大田篇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劉向曰是時民患上力役解于公田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恤但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通旨什一天下之中正不可寡亦不

可多也今宣公擅變先王之仁政而滅其所以為中於其國與民者既借其力以耕公田又理民田而稅其私畝書曰初稅畝者志亂常之始自是而不復矣其後作丘甲成元用田賦哀十二至于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于涼薄也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何昭四渾罕云云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趙氏曰穀梁云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蓋公田之外又履步其田十又稅其一論語曰二吾猶不足是也愚按三代制田取民雖皆不過什一而其為法至周始詳密而周盡為人君者苟能謹守其中正之制則可以足國而裕民矣今宣公以簒得國既不能修德以弭天災而感水旱螽蝝之變又不能斂奢以節國用而貽飢饉空乏之

憂於是一旦紊先王之制增稅畝之法作法於貪其害有不可勝言矣易世而成公作丘甲而賦民之力有加于古迄春秋之終而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殆無遺餘皆肇于宣公之作俑也又使諸國效尤鄭子產則作丘賦魏文侯則增租賦卒至暴秦開阡陌更賦稅而先王之制窮令不復豈非宣公首禍以致然乎春秋書初者二初獻六羽喜禮之復正也初稅畝憂田制之變古也美惡不嫌同詞

冬蝝生 蝝悅全反公羊傳蝝生何以書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于此焉變矣穀梁傳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

始生曰蝝既大曰螽 本何氏注 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去聲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

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高郵孫氏曰蝝者螽之子也春秋之秋夏時之夏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螽為災於夏而蝝生於秋一歲而再為災故志也王氏曰蝝螽之子爾雅謂蝮蜪說者以為螽之有子不因牝牡腹中陶冶而自生故蝝曰蝮蜪皆蝗類故春秋記為災〇趙氏曰左氏云幸其不為物害而書之按此類生訖便為災如蠶食葉也為秋中之螽未息冬又生子重重為災故書耳

饑

春秋饑歲多矣據隱公再書螟桓公再大水又螽莊公三大水無麥苗大無無麥禾僖公不

雨螽大旱文公三書歴三時不雨又書于經者三而螽成公大水哀公三書螽皆不書饑

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勑六反

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

蝝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上聲實虛内事外

煩於朝會聘問賂遺去聲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

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

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張氏曰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蝝之後甚言國無蓄積而民無以生也家氏曰蝝生自一時而

言也飢自一歲而言也

戊辰定王十四年

十有六年晉景七齊頃六衛穆七蔡文十九鄭襄十二曹宣二陳成六杞桓四十四宋文十八秦桓十二楚莊二十一

春王正月晉景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左傳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獻狄俘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杜氏曰甲氏留吁赤狄之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盡其遺黨

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去聲主兵其稱人貶詞也甲氏潞之餘種上聲下同留吁其殘邑也高氏曰書及者所以別二族春秋於外域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

徐夷東郊既開而止費誓序徐夷並興東郊不開　宣王伐玁音險狁至于太原而止詩六月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注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　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蜀志諸葛亮傳亮南征馬謖曰若殄盡遺類非仁者之情也願公服其心而已五月渡瀘至南中斬雍闓聞孟獲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盤庚殄滅之無遺育　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家氏曰晉滅潞氏則曰討有罪也既滅之矣而復用師不已是必欲窮極其黨類盡夷滅之而後已夫豈仁人之所忍爲故書人以貶之楚人圍宋坐視不救誘曰鞭長不及馬腹今滅潞氏又滅甲氏留吁可已而不已志存乎

逐利而不能赴人之急謂諸侯何張氏曰晉自不得志於楚而一意用武於狄兼并其地會書人涖貶之也薛氏曰攢函之會未幾而三滅狄大無信也

夏成周定宣榭火榭公作謝火公穀作災左傳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傳成周者東周也宣謝者宣宮之謝也何以書記災也

成周天子之東都杜氏曰成周洛陽何氏曰天下所名為東周名為成周者本成王所定名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藍田人字與叔程門高弟考古圖有郱皮變反敦音對者稱王格至也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郱郱敦之銘曰郱郱拜稽首敢對揚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郱其眉壽萬年無疆是知宣榭

者宣王之廟也何氏曰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毁者有中興之功古者爵有德禄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書甘誓用命賞于祖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謂屋歇前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通旨月令疏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愚按書外災者五皆以國書蓋災及於宗廟朝市而非一處也獨此書宣榭以天子宗廟之重紀之也以責王室不謹于火備雖人火焚之而弗能救忽慢先祖之罪著矣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扶反又能中

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董仲舒劉向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之○劉氏曰公羊云外災不書何以書新周也非也穀梁云周災不志亦非也宋災猶志況周災乎來告則書爾髙郵孫氏曰公穀皆云樂器之所藏榭藏樂器則何獨名宣乎愚按啖氏謂宣王廟當在王城然成周乃王城下都之總名分言之則澗水東瀍水西為王城都邑在焉瀍水東下都為成周商民居焉合言之則總曰成周故洛誥多士序言往營成周成周既成是也或謂原廟始於漢東周未應立宣王廟然詩稱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文王武王則洛邑岐周鎬京皆有廟矣先王立廟蓋有故也杜氏以為宣王講武屋外傳亦云榭不過講軍實竊疑宣王南征北伐講武于此遂以為廟故其制如榭與宗廟不同張氏亦謂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因存其廟古者祖有功故不毀是也二傳謂樂

器存焉非也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未聞藏樂也況榭既無室何以藏樂器乎

秋郯伯姬來歸

按左氏郯伯姬來歸出也啖氏曰內女見出皆書來歸大其事也范氏曰為夫家所遺高氏曰不能事舅姑為夫所出見棄而歸也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音僻之罪多矣見經解復扶又反相棄背音佩喪去聲其配耦見小序氓之詩所以刺衛朱子傳淫婦為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日以衰薄室家相棄見小序中谷有蓷吐雷反所以閔周朱子傳凶

年飢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嘆之辭也

易叙咸恒為下經首程子傳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下經首咸繼以恒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為夫婦之義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趙氏曰為婦而出著其非也呂氏曰婦人既嫁而出人道之大者故書之薛氏曰參譏之也家氏曰女生而願為有家故嫁者謂之歸人道之常也見出而曰來歸著其變也臨川吳氏曰常事不書故歸郯不書愚按春秋書郯伯姬杞叔姬來歸所以譏父母之訓育弗至致內女之婦德有虧而亦責郯杞之君失齊家之道而棄其伉儷也然杞叔姬書卒書杞伯逆其喪歸則叔姬之出必有不當絕者而郯伯姬不書卒不書喪歸則出者與出之者其罪皆著矣

冬大有年_{穀梁傳五穀皆熟為大有年}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_{音干}水溢饑饉荐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_{音佩}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_{去聲}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蝝饑饉之變相繼而作_{七年大旱十年大水六年螽十三年又螽十五年螽又蝝生十年饑十五年大饑}史不絶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

年所以為異乎高郵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有者不宜有也春秋書有年皆在桓宣之時聖人之意可知矣張氏曰宣公奪嫡而立王誅不加而天災飢饉之禍屢降今年大有年亦所以記咎徵常多故曰記異也臨川吳氏曰宣公在位十六年天災荐臻今忽大有年所以為異也二百四十二年書有年者二豈得謂祥乎

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愚按桓公有年之後遠狩于郎犯害民物宣公大有年之先履畝而稅重困農民二公得國於不義又不能修德以撫下戕虐國本恬不為憂春秋之書有年既以紀天時之反常又以憫魯國之民而幸其僅有年也不爾則人類滅矣

己定王十十有七年晉景八齊頃七衛穆八蔡文二十己五年卒鄭襄十三曹宣三陳成七杞桓四十五宋文十九秦桓十三楚莊二十二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昭公也在位三十年子甯丁未蔡侯申卒文公也在位二十年○嗣是為靈公子固嗣是為靈公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日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隱三年傳謹則書日慢則書時愚按如薛伯定許男新臣許男成卒不書月葬而不月其略在内同上備則書日畧則書時愚按如齊桓晉文葬皆書日宣公為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

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三年使微者會葬匡王次則忽於盟主九年晉成公卒不會葬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告訃怠于禮而不會也四年秦伯稻卒九年滕子卒衛侯鄭卒皆不會葬比志事以觀義自見張氏曰春秋備書而宣公不謹於事上交鄰之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

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于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晏桓子逸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程子傳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杜氏曰斷道晉地

書同盟者志同欲也本公羊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如宋襄公盟于曹南小國許之大國勉強上聲而應去聲焉非同欲也如莒人請盟于魯公孫敖如莒涖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平聲之者也愚按魯衛曹邾皆迫于齊故同有伐齊之心而晉又欲討其貳會逢其適觀明年晉衛伐齊又二年

四國與齊戰鞌則此盟為同謀伐齊可知矣鞌戰郕人不與者國小不能以兵從也或以為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為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劉氏曰同所以名盟焉耳非同時之謂也以周禮言之殷見曰同同者巡狩殷國也以儀禮言之則設方明主日月而命事者同盟也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六玉注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王巡狩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疑其說之誤矣愚按襄十八年書同圍齊未嘗講會禮豈亦行會同之禮傳紀楚公子罷戎與鄭人同盟于中分郕人郳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初無五等諸侯亦豈能用會同之制哉

秋公至自會愚按宣公會盟兩書至黑壤之會事齊而不事晉危晉之見討而不得釋也斷道之盟背齊而與晉謀伐齊危齊人之見討也宣自即位以來畢屈事齊惟恐獲戾末年遽有伐之之意初乞師于楚尋復求助于晉齊近於魯而遠借援於大國以間朝夕之好岌岌乎其殆哉○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肸許乙反左傳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稱弟得弟道也佞夫齊年鄭語宋辰秦鍼陳光招衛黑背鱄稱弟不稱字稱字賢也許叔蔡叔蔡季紀季稱字不稱弟何賢乎叔肸宣弑而非責之也也

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絶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本范氏注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通旨叔肸書弟明其得弟道比于衛鱄又足貴焉故特書字以褒之有偏愛之私情則稱弟無親親之公義則稱弟以先公之子而稱公子史策常文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啖氏曰叔肸非卿卒而特書之嘉其行合於義曰公弟明其得弟道也穀梁於鱄言合於春秋此言取貴於春秋既合義又足貴也故書字以褒之孫氏曰不曰公

子公孫以見叔肸無禄而卒也王氏曰叔肸之生不名于策書則非卿矣死不目為公子則未仕矣變文曰公弟合名與字卒之或以為叔肸寵弟在宣公有者如其賢而得書也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説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音現下同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齊年兩来聘鄭語来盟季友仲遂在内之見於經者季友莊公弟二十五年書如陳二十七年書如陳葬原仲仲遂僖公弟二十六年書如楚乞師二十七年書帥師入杞二十八年書如齊三十年書如京師如晋勢必與三十一年書如晋三十三年書帥師伐邾

音預下同聞政事執國命矣況宣公之時煩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於鄰國衆矣遂三如齊蔑如京師會齊高固行父再如齊歸父亦再如齊一如晉伐邾取繹會齊伐莒會齊侯又會楚子而獨叔肹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劉氏曰叔肹不仕宣公則非大夫非大夫而書于春秋以叔肹之義則固可以為大夫矣見公弟之重者所以非宣公之弒也舉叔肹之字者所以知其人之賢也肹非賢則不得字而不稱弟則與季友仲遂亂故見其重而後賢之此春秋之舉逸民也逸民七人不同操然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叔肹兼之矣陳氏曰公弟者何非見大夫也非大夫而卒賢之者賢之所以惡宣公也凡先君之子稱公子有謂稱弟是故宋地辰

凡弟也一篇之間譏稱宋公之弟辰無譏則從其恒稱為公子地陳公子招一人也譏稱陳侯之弟招無譏則從其恒稱為公子招故不弟稱弟不友稱弟傳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叔肸稱弟惡宣公也愚按成二年書公孫嬰齊帥師自是終春秋之世世為大夫蓋叔肸辭祿不受而宣公以母弟懿親命其子為大夫也

庚午定王十六年

十有八年晉景九齊頃八衛穆九蔡景公固元年鄭襄十四曹宣四陳成八杞桓四十六宋文二十秦桓十四楚莊二十三卒春晉侯景衛穆世子臧伐齊頃

左傳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音傾公不謹於禮謂婦人自笑辱

已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本孟子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鞌音安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愚按齊自翟泉以來不與于晉之會盟而恃其強大侵暴小國是以晉景欲振奕世之伯業始則君率衛以伐齊繼而正卿舉合境之兵偕魯衛曹以戰齊蓋非専以婦人笑客之故也薛氏曰齊不與於諸侯之會而伐之也書衛之世子代父掌兵非子道也臨川吴氏曰會朝與伐國皆非世子之所宜也

公伐杞桓高氏曰杞自文十六年来朝而不復至故伐之已不修德而欲人朝已亦不思之甚矣徐氏

曰公伐莒萊邾杞凡近魯小國無不被伐公之惡也悉矣陳氏曰自是内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矣○夏四月○秋七月邾定人戕鄫子于鄫戕音牆鄫方陵反左傳凡自内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公羊傳戕者殘賊而殺之也穀梁傳戕猶殘也抂殺也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去聲也何氏曰刺鄫無守備范氏曰惡其臣子不能拒難夷貉音麥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去聲者直造去聲其廬帳虜其酋慈秋反長上聲者則有之矣前漢昭元鳳四年遣平樂監傅介子使樓蘭詐誘其王安歸斬之中國則重平聲門擊柝音託見易大傳康陛等威本賈誼策侍衛守禦

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

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孫氏曰僖十九邾人執鄫子用之天子不能誅故此肆然

復戕鄫子則不共戴天之世讐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于鄫也

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

之臣子至此極也何氏曰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杜氏曰弒戕皆殺也弒者積微而

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戕者卒暴之名薛氏曰戕者殺與國之君也邾力足以加鄫而屢無道於鄫

則魯以強大加邾蓋出乎爾者也愚按邾稱人蓋邾子而貶之也使果微者則當書曰盜殺鄫子其今曰

邾人則為邾子明矣邾文公用鄫子邾定公戕鄫子皆黜稱人惡其奕世兇虐滅人理而悖天常也蔡靈

蔡昭見殺則録其名而鄙之二君不名蓋挑罪而受禍爾

甲戌楚子旅卒旅穀作呂楚始書卒莊王也在位二十三年子共王審嗣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魯史必書楚某王卒聖人革其僭號故曰楚子某卒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也是仲尼削之也坊記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杜氏曰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絶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僞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史楚世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熊渠立爲王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去王號十一世至

熊達伐隨令請王室尊為王王室不聽乃自立為武王吳世家至壽夢始太稱王外紀徐夷作亂穆王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得朱弓朱矢以為天瑞自號偃王陸地而朝三十六國愚按楚至僖二十一年成王會盂始書子至莊王始書卒吳至襄十二年壽夢始書子書卒徐至昭四年駒王章禹書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隱七年書侯桓二年以後書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莊二十七年書伯僖二十三年書子四夷雖大皆曰子曲禮注九州之外長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劉氏意林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哉愚按朱子綱目於七雄稱王皆書曰某君漢以後僭國稱

帝者皆書曰某主蓋取法于春秋吳楚書子之義也然吳楚稱子特從天子所封之本爵而黜其僣號也後世僣國非有朝廷封爵而自稱皇帝故但曰某主耳高氏曰前此不書楚子之卒者外楚人也此書之者以楚入為中國之害甚於前日中國不能自正乃與楚人相為朝聘相與盟誓相通問好故自此詳志其卒也

公孫歸父如晉景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音傾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

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而郤音隙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音佩下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上聲下同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本孟子正心以正朝廷本董子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去聲以

去之是去疥瘍音陽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吴語越之在吴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家氏曰歸父為宣公謀去三家以張公室其心雖未可知其事未見非正而謀之不臧乃欲因大國之力鋤而去之豈不思晉之諸卿自趙盾秉權而後怙黨植私漸至不制魯宣欲去强宗夫豈晉卿之所顧哉宜其謀之不遂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穀梁傳正寢也愚按桓公弒立則薨于齊宣公亦弒立而獲正終然魯君自是失政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而三家强盛不復可制矣

穀作樫左傳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

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傳還者善辭也

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朱子語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尹氏曰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成十八悼公即位逐不臣者七人注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去聲下同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

矣儀禮聘禮篇君若薨而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出祖括髮入門右即位踊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遂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本陸氏杜氏曰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通旨出使而反或曰復或曰還復者事未畢還者事已畢之詞也歸父受命而聘晉雖已至于晉而反矣然而未復命于殯則不可謂已終事也歸父欲入而復命則必見殺見殺則增君之惡其出奔賢于入也況又壇帷復命于介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不失禮乎曰還曰至以終事之辭免歸父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以全反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

亦奔父也范氏曰歸父奉父命未反而已逐之是與親奔父無異得經意矣君甍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去聲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所責反歸父之善自著矣何氏曰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比毗志反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高氏曰夫先君未殯而逐其臣是死其君而忘其父也歸父既畢使事盡哀而奔是知死亡之不免而能不失度於顛沛造次之時異乎他大夫之奔矣雖然人臣之正受命而出雖君甍猶當致命于殯前若其有罪待命于新君可也今歸父還未及魯境遽即奔齊則有惡于新君矣家氏曰季氏不以君

麑為戚肆出悖言追仇既往首逐其腹心用事之臣此時此心犯上作亂何所不為春秋於公麑之後繼書歸父奔齊所以著季氏不臣之跡其旨微矣自茲以往政在強家魯君不復能君禍端亂本實肇於此彼篡人之國季氏亦竊其國出爾反爾尚復誰尤春秋書之所以致亂賊之討垂將來之戒云愚按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則廢君命而廢使事者也歸父如晉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則能達君命而畢使事者也然楚箴尹克黄使於齊還及宋聞若敖氏既滅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歸父苟能不避斧鉞之誅而歸復命於殯斯為盡人臣之職矣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燊

謄録監生臣官懋試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十九

元 汪克寬 撰

成公上

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在位一十八年夫人齊姜

辛未定王十七年

元年晉景十年齊頃九年衛穆十年蔡景二年鄭襄十五年曹宣五年陳成九年杞桓四十七年宋文二十一年秦桓十五年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張氏曰雖無王命而有父命故書即位傳例家國於先君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内復無所承者○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於六反)也(杜氏曰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京房易傳當寒而溫倒常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劉向五行傳)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音現何氏曰成公幼少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故當固(與涸同寒凝閉也)陰沍(户故反)寒而常燠應(於證反)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音預)焉(昭四申豐云云)此亦變調愆伏之一事也(永嘉呂氏曰陽氣之在天地間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二月四陽作蟄蟲

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故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也令既寒而燠遂廢凌力證反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微者但書人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內女嫁大夫不書歸大夫出不致卒不書葬雨雹冰雪何以悉書七書不雨三書雨雹及無冰再書隕霜亦三書雨雪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去聲於未亂愼於微之意也每愼於微然後王事備矣○啖氏曰穀梁云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

之寒之辭也按二月令之十二月舉此無冰則一時無冰可見矣若待終時乃書則令之正月豈可更言無冰乎

三月作丘甲左傳爲齊難故作丘甲杜氏曰譏重歛故書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繩證反下同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前刑法志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兵車百乘二封三百一十六里

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周禮注司馬法曰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爲（于僞反）齊難（乃旦反）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古曠反兵車名）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見李衛公問對）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孫氏曰謂丘出甲士一人古者九夫爲井

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丘何甲士之有髙郵孫氏曰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昭八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宣十二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注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乘副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通旨成公以前甸賦

車一乘每乘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二十五人為一甲是四丘共出三甲爾今作丘甲即一丘出一甲其於賦增三分之一也杜征南最號知兵及釋此亦誤予因看李衛公論車乘法方曉此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穀梁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杜氏誤矣劉氏曰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稅為足食也賦為足兵也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為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張氏曰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為一甲者其考周制詳矣鄱陽萬氏曰四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而成公使一丘出一甲士甲士之數既加則長轂牛馬步卒之賦率加其

四之一聖人懸其紊亂先王軍賦之制故書以譏之

愚按兵制之變始壊於齊之内政而家一人焉繼壊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楚遠啓疆謂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循襲效尤遂致魯以東禮之國亦增丘甲而不以為嫌也春秋之終且用田賦軍旅之征而民力民財竭矣厥後楚之乘廣魏之武士秦之戍卒窮兵極詐以快貪殘而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然兵農既分更歷千載雖有明君賢臣不能復古抑可嘆哉春秋作丘甲之書其垂戒後世意深切矣○劉氏曰公羊云譏始丘使也何休云使丘民作甲非也穀梁云古者農工皆有職以事上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丘作甲非正也亦非也若惡使農夫為甲何不言井作甲邑作甲農作甲而必云丘作甲乎丘民作甲井民獨不作

甲乎杜氏又云長轂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此甸所賦令魯使丘出之按丘者十六井爾甸乃六十四井使丘供甸賦是加四倍魯亦必不爲也且云丘甲不云丘乘

夏臧孫許及晉侯（景）盟于赤棘（左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杜氏曰赤棘晉地愚按今眞定路趙州平棘縣）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起呂反）三桓歸父爲（于僞反下同）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攝君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烏故反）屢盟

者非惟長(展兩反)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如字施恩惠舍勞役)已責(止逋責)逮鰥寡(惠及微)救乏困之事也(成十八晉悼公即位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薄賦歛宥罪戾)為齊難(乃旦反)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杜氏曰與晉盟)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懼齊楚)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直類反)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高氏曰許晏為及晉侯盟齊怨成矣晉援不可緩也故汲汲焉求為此盟愚按自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而後季

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鄟丘繼而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會楚子于宋矣今也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以大夫盟霸主而不愧也昔也遂盟趙盾今也許盟晉侯益無忌憚矣春秋內大夫特盟外諸侯者五鄟丘赤棘拔句繹皆書及唯稷祥書會夫盟齊盟晉魯之汲汲可知于拔則定公之位未定如晉見卻故修好于邾句繹則二卿取邾田又脅邾子以盟之也故四盟皆魯之志也稷祥外為志猶為彼善於此爾家氏曰中世以後諸侯之大夫多自結於霸國魯之季氏衛之孫氏宋之華氏皆結於晉者也不特外交其君又以賄結其大夫故君常見蹂於霸國臣反挾霸國之援以脅制其君亂亡所從始也故春秋深著

人臣外交之戒

秋王定師敗績于茅戎公穀作貿戎左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

康公儌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公羊傳孰敗之蓋晉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穀梁傳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杜氏曰茅戎戎別種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外域不言戰外域不能抗王也杜氏曰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啖氏曰王師不書戰無敵也敗則但書敗而已人臣無敵君之義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並程子傳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

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邀左作徼杜氏曰欲要其無備康公王季子也伐之敗績於徐吾氏杜氏曰茅戎之別種也而經不書戰辨中外之分去聲立中國之防也孫氏曰定王庸暗無宣王之烈王師爲茅戎所敗惡之大者故只書自敗所以存周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茅戎爲義而君父所以尊僭竊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外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

也其自反亦至矣陸氏曰王者之於天下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其有不庭之臣則告諭之訓誨之如又不至則增修其德而問其罪故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今王師與夷狄為敵此取敗之道非戎所能敗也故以自敗為文所以深譏王也薛氏曰不言茅戎敗之亦王者無敵於天下也無敵而為戎敗故以自敗為文也劉氏曰不言戰而言敗此王術也以謂天下莫之敢抗故不可言戰而有天下者一失其道則人能奪之故不恥言敗是以王者修已而不責於人也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夷迺徼戎以致敗豈不曰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及諸侯不勤王之義咸得而見矣陳氏曰戰然後言敗績此不戰何以書敗績言自敗也凡王有事譏不在諸侯諸侯有事譏不在臣子如天王出居于鄭鄭棄其師皆以自致之文書之雖有敵國亦自

致也梁亡齊人殲于遂王師敗績于茅戎無敵國之辭也愚按桓王戰于繻葛諱不書敗而此不諱敗者茅戎正朔所不加可以言敗而天子於諸侯不可言敗此所以別中外之分也桓王不言敗而劉康公言敗又以正君臣之分也○啖氏曰公穀云晉敗之若晉敗王師而改曰貿戎是掩惡也如何懲勸乎

冬十月

壬申定王十八年 二年 晉景十一齊頃十衛穆十一卒蔡景三鄭襄十六曹宣六陳成十杞桓四十八宋文二十二卒秦桓十六楚共二

春齊侯頃伐我北鄙 左傳齊侯伐我北鄙圍龍三日取之遂南侵及巢丘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

于斷(音短)道(宣十七)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高氏曰魯絕齊而與晉盟齊遂即楚而伐我也)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爲鞌(音安)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漢書作忿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音現)矣(家氏曰此齊人爭魯於晉也前日魯宣專意事齊晉莫如之何也今魯人去齊而即晉赤棘朝盟齊師暮至書齊侯伐我所謂目其人而貶之也夫既辱晉使又以兵加於魯則其志在於與晉爲敵好戰而不度力其項公之謂矣)

夏四月丙戌衛(穆)孫良夫帥師及齊(項)師戰于新築衛

師敗績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不可戰于新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杜氏曰新築鄭地

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蓋齊伐魯取龍乘勝又欲伐衛石稷欲還音旋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令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

遠（于萬反）怨而惡（烏故反）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張氏曰易曰師左次無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全師愛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體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其師幾於喪身辱國此春秋所以罪良夫而以之主新築之戰也陳氏曰衛書大夫帥師於是始大夫強也良夫世為御至林父出其君入于戚以叛是故孔達不言帥師必良夫而後言帥師）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景）郤克衛（穆）孫良夫曹（宣）公子首及齊侯（頃）戰于鞌齊師敗績（郤去逆反首公穀作手鞌音安左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

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于莘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師陳于鞌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韓厥執縶馬前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杜氏

曰鞌齊地愚按今東平路平陰縣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周禮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一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去聲下同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音導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于偽反下為詳同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謂怒婦人之笑辱貪取汶陽之田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

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所類反略其副屬章欲反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爲詳内録哉堅冰之戒亦明矣何氏曰魯舉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内虛國家悉出用兵重録内也通旨司馬懿曰春秋任大責重諸葛武侯曰春秋責帥臣職是當故使舉上客而不及其介將稱元帥而不列其副春秋之例也郯之戰三軍之主將皆在而獨書林父者責在林父也此戰並列四卿不以季孫主之何也見公室卑弱四卿擅命各得魯國之兵權乎家氏曰魯諸卿俱帥師又見昭十年伐莒哀二年伐邾三家專兵丘甸卒乘悉爲所有其君孤立於上國益不可爲而春秋終矣戰鞌乃魯卿擅兵之始也

經之大例受伐者爲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

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息焚雍於用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爲憤兵之大戒見音現諸行事深切著明矣董子曰頃公齊桓之孫霸主之餘業即位九年未嘗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伐魯入其北郊伐衛敗之新築大國往聘慢而不敬晉魯俱怒合四國之衆大困之於鞌獲頃公斮丑父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齊氏曰鞌之戰齊有必勝之氣晉有不敵之勢而齊以驕輕取敗晉以必死致勝也張氏曰兵法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今晉爲盟主興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於郤克一怒之憤故春秋不以齊爲主見晉魯衛曹之大夫爲志乎是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道也陳氏曰凡帥非卿不書雖卿也非元帥亦不書書魯四卿是各自帥也自文季年而無使介至是

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曹無大夫書公子肖定賞㸔之功於是有六卿征伐在大夫不獨魯也以四國之臣戰齊君甚矣愚按齊桓伐衛與衛人戰則先書伐而後書戰此不書四國伐齊者以郤克志在釋已私忿非能聲齊頃凌弱犯寡之罪而討之也然齊自翟泉以來不與晉之會盟者踰四十年而袁婁以後迨於悼公之終歷三十餘載無會之不同無役之不與則亦以㸔之敗衂有以挫其氣而摧其强故耳晉氏世霸合諸侯以加兵於齊者三㸔之戰雖能勝齊然恃力而不能服之以義惟平陰之役合十有二國之君以討其暴横憑陵之惡故春秋書曰圍齊以予之至于夷儀之會雖曰討之以義而徇於利不能成討齊之功故春秋書同盟重丘以貶之也○啖氏曰左氏言齊侯免求逢丑父三出三入晉軍按時齊師大敗若三入晉必當見獲此近妄也趙氏曰公羊云曹無大夫書公子首憂内也穀梁云以吾四大夫

在焉舉其貴也此尤近鄙春
秋豈黨內而專輕重於外乎

秋七月齊侯頃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作

爰婁左傳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是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唯吾子戎車是利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

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茍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敢不唯命是聽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公羊傳曷為不盟于師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穀梁傳韋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緜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張氏曰齊國治臨淄去洛陽東千八百里縣西有袁婁愚按今屬益都路臨淄縣之西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居勿反完音桓來一也然陘之役則

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音邵陵輂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荆楚暴横去聲凴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强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高氏曰國佐受成命於君而可否在

晉之大夫非服晉而往也直畏晉强賂晉而請盟爾故不曰來盟而曰齊侯使如師師在齊境故書如

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子忍反束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爲質音置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如字又音閤餘燼似刃反背音佩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所吏反以其詞爲于僞反之請何氏曰郤克恥傷其威故使魯衛大夫以國佐辭爲國佐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何氏曰逮及也追及國佐于袁婁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求盟在楚故稱來欲盟在晉故稱及若此類見曲直

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音預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劉氏曰郤克一戰勝齊反魯衛之侵地功大矣人皆多郤子之能伸其意而春秋繼之爲其先力而後禮也張氏曰晉所以令齊者恃其戰勝強力而以非義令之故國佐得以正義直辭責之而晉人義不勝而辭屈故國佐之至與屈完之來初若不異然齊桓仲中國之大義而屈完情屈而不敢校故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見義在中國而彼自服以求盟也郤克挾主盟之勢以行其私憤一旦戰勝而以不義求多於齊反爲國佐以理折之而氣遂餒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言齊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袁婁言汲汲在晉齊不得已而盟也臨川吳氏曰楚服齊桓之義故使屈完來受盟于師其盟已前定也故書來盟桓公又退舍而與之盟盟于

召陵齊有禮矣齊師既敗于鞌使國佐來納幣以求成許不許在晉郤克其盟未前定也故書如師晉之義既不足以服齊之心故國佐徑去四國進師追及國佐近偪齊都而與盟袁婁此晉之無義又無禮也家氏曰召陵之師諸侯皆在兵力甚强而桓公乃能以不戰服楚退師而禮與之盟鞌之戰郤克既敗齊師極其兵力之所至追於袁婁去國都五十里進師將及其城而强與之盟退而盟盟之以其禮也進而盟盟之以其力也春秋書來盟與及盟一字襃貶深切著明矣愚按齊桓末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征伐自大夫出矣而未嘗盟會也晉文末年翟泉之盟以諸侯之大夫上盟王子虎禮樂自大夫出矣而非征伐也今此會以四卿帥師會霸國之上卿與衛曹之卿大夫敗齊侯于鞌又盟齊國佐于袁婁而禮樂征伐皆自大夫出矣厥後晉悼以復伯之賢首以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城虎牢盟陳袁僑征伐

盟會悉付之大夫而蕭魚之後凡役皆以大夫矣翟泉之大夫貶稱人此不勝貶則從同同也○劉氏曰公羊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非也夫兩國治戎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其重且專可知矣行使何傷諸侯會晉師于棐林可言晉師不可言趙盾此言晉師足矣何以為不行使大夫乎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文公也在位二十二年子固嗣是為共公○庚寅衛侯速卒 速公作遬穆公也在位十一年子臧嗣是為定公○取汶陽田 汶音問左傳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杜氏曰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張氏曰漢志魯國汶鄉縣顏師古注即汶陽田今兗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愚按今屬濟寧路蓋非止一邑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 僖元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成八季文子曰汶陽之田敝邑之舊

也孫氏曰汶陽魯地也齊人侵之今復取之不言取之齊明本非齊地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詳見隱四年 然則宜柰何攷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侵小如滅項取根牟之類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絶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魚據反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

所損乎在所益乎朱子注魯地之大皆并呑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家氏曰取汶陽田與取濟西田其事同故書法不異蓋濟西本魯田為曹所侵晉人取以歸魯汶陽亦魯田為齊所侵晉人命以歸魯皆魯侵疆也今而得歸春秋不以為歸而以為取為其因霸國之力而得之也霸國復不稟命于王分正疆理而擅其予奪所以書取若此田非魯之舊疆必繫之於齊不直書取汶陽田矣石氏曰内取外邑皆曰取如取邰取防取訾婁外歸魯地皆曰歸如濟西龜陰及讙闡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以歸于我當曰歸今而曰取者蓋因晉之力而取之也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于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歸之于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

之命制於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猶寄爾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於外也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愚按趙氏云凡力得之曰取齊歸汶陽而稱取言籍晉之力以復之而得之之難也穀梁云歸易辭也齊取汶陽而稱歸言奉晉之命以反之而失之之易也

冬楚共師鄭襄師侵衛左傳宣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亦受盟于晉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乃悉師王卒盡行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高氏曰鄭以中國從夷狄而首伐衛喪是授戈與寇而攻其親戚罪不勝誅矣列鄭于下所以深罪鄭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共公子嬰齊于蜀楚書公子自嬰齊始左傳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

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杜氏曰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忽按今東昌路博平縣

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爲陽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二國稱師著其衆也隱五入郛傳稱師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著其暴而稱師者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音致没而不書非諱也杜氏曰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書其重者見公羊莊十年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荆楚之大夫會也家氏曰晉以魯衛大舉伐

齊可謂有德轍未及息遽爲此行書公會楚公子嬰齊著其從楚之罪以望國之君而屈於楚之公子魯之辱也春秋責之深不復爲之諱自楚人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春秋革之也愚按莊二十八年傳稱王孫游王孫喜文元年傳稱王子職則知嬰齊不書王子者乃夫子之所革矣季孫行父爲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忮之豉反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仲虺之誥以禮制心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見君陳懲忿窒慾德之修也易損卦大象君子以懲忿窒慾大傳損德之修也不忮不求詩雄雉篇行下孟反之善也朱子曰若能不忮害不貪求則何爲不善乎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于萬反怨之方也季孫忿忮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憯七感反說文痛也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攷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己則亦知戒矣臨川吳氏曰楚用子重之謀以救齊為名加兵於魯衛魯納賂請平又約諸國會盟公先往會嬰齊不沒嬰齊之氏名者欲見其挾衆威魯而以臣抗君也陳氏曰凡吾君會諸侯則有大夫得稱其大夫故洮書莒慶向書衛甯速苟無諸侯則不以大夫敵吾君故莒無大夫則曰莒人齊有大夫則曰齊大夫及高傒盟及處父盟始以大夫敵吾君矣皆不書公以是為齊晉之譏則諱公焉耳此其曰公會楚公子嬰齊是公自與嬰齊夷也于楚之會盂公後諸侯至於楚之圍宋公亦後諸侯至

魯猶重從楚也公與嬰齊夷楚何譏焉不足為公諱焉爾是故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無氏族也而書公子自嬰齊始愚按公與外臣特相會二百四十二年唯此一書故備録楚大夫之氏名以見貶焉齊之盟沒公不書而楚書之隱其從夷之失也蜀之會書公不諱而楚大夫書氏名著其從夷之辱也會不書公子嬰齊則疑於楚子貶稱人而不見望國之君下夷於楚大夫盟不書楚人將恐天下後世以荆蠻之臣可以主中國之會盟而無惡而中國諸侯之卿大夫又可以雲合景從以服屬於荆蠻之臣而無貶也齊之盟春秋猶不忍書也蜀之會春秋不勝諱則詳紀之而具文見意耳

丙申公及楚共人秦桓人宋共人陳成人衛定人鄭襄人齊頃人曹宣人邾定人薛人鄫人盟于蜀左傳公及楚公子嬰

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公羊傳此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壹貶焉爾程子傳楚為强盛陵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杜氏曰齊在鄭下非卿

盟而魯與與音預下與盟同必先書公尊内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李氏集義前此楚與中國盟皆序諸國之下此序諸國之上欲見楚之主盟也愚按書及則内為志而非楚主盟也然魯之弱久矣豈能主諸國之盟哉前此僖公二十一年盟薄二十七年盟宋皆書公會諸侯不以楚主盟此書公

及亦不以楚主盟之辭也序楚於十國之上而書及正其名而不沒其實也公子嬰齊秦右說音悅宋華戶化反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起呂反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不列中國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荊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名陵城濮之事故府可覆按也乃是之從亦爲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莊十六同盟幽不臣則諱公

而不書僖二十九盟翟泉棄中國從域外則諱公而不書盟齊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公羊莊四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荊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音現意也愚按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亦所以人公也春秋盟會一書人者凡四盟齊盟蜀貶從夷也盟翟泉譏慢王也會澶淵刺不討賊也其所以貴內賊外尊君父討亂賊之意切矣臨川吳氏曰嬰齊於此盟降稱人而前會稱氏名者欲見楚人即公子嬰齊也蔡許之君不書者以其為楚之車左車右降在臣列同於楚臣劉氏曰盟于蜀是嬰齊也其以力

為功薄於義而陋於禮與郤克一耳郤克不得稱諸侯之大夫故嬰齊亦不得以其名通也此文異而意等也項氏曰蜀之盟與棐林之師皆事之難言也棐林之師難以趙盾將諸侯也故先書趙盾之出師而後書諸侯之會晉師蜀之盟難以嬰齊主盟中國也故先書嬰齊之會而後書諸侯之微者盟蘇氏曰楚自城濮之敗不競於晉莊王雖入陳圍鄭及宋而未嘗合諸侯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然其盟十一國也諸侯猶畏晉而竊與之盟其後四十三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于宋然後晉楚之從得交相見又八年靈王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然後諸侯悉從楚實蜀之盟啓之也○劉氏曰穀梁云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以公之得其所申其事也非也會時一國盟時十一國此乃兩會也各自書地乃其理矣何申之有

癸酉 定王十九年

三年 晉景十二 齊頃十一 衛定公臧元年 蔡景四 鄭襄十七 曹宣七 陳成十一 杞桓四十九 宋共公固元年 泰桓十七 楚共三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景宋公共衛侯定曹伯宣伐鄭襄

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邲音弼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伏兵也諸鄤芒袁反敗必邁反下同諸丘輿杜氏曰鄤丘輿皆鄭地晉偏軍為鄭所敗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勦子小反民非觀釁也宣十二用師觀釁而動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易師出以律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李衛公問對兵法先正而

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度待洛反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爲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南變擾中國據從楚侵衛則盟主有詞于伐耳高氏曰去冬之役鄭爲楚導而宋魯衛曹雖盟于蜀猶不敢背晉故罷盟而遂會晉伐鄭焉鄭罪當討故春秋正諸國之爵以示義鄭敗晉游兵於丘輿使皇戌如楚獻捷終鄭襄公之身不復從晉矣家氏曰伐鄭所以弱楚之黨所以尊中國魯宋衛去強盛之楚而從衰弱之晉以伐有罪之國是春秋之所嘉也前之盟十有一國大夫一以人書抑狂楚也此四國僅從而書爵序晉爲首存晉霸也見春秋權衡衮斧之嚴其輕重有不容少假者矣宋衛未葬曷爲稱爵背音佩殯越境

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杜氏曰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范氏曰自同於正君故書公侯以譏之家氏曰春秋與宋衛之會晉伐鄭不與其純吉從戎也○愚按左傳云鄭皇戌如楚獻捷則曰獲曰敗皆指鄭而言非諸侯之敗鄭也經書伐而不書敗所以尊中國耳

辛亥葬衛穆公穆公作繆高氏曰此見衛侯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王氏曰六月乃葬非禮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臨川吳氏曰雖未逾時伐鄭無功亦危之而致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公羊傳新宮者宣公之宮也何以書記災也程子曰不曰宣宮主未遷也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爲常事則何以書緱音鉤氏劉絇呼縣反絇字質夫程子門人著春秋傳十二卷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

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據宣公十八年十月薨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音現矣此說據經爲合或曰禮稱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檀弓云云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注人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愚按文定傳意與鄭氏異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

也祭義思其居處思其笑語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音姬高氏曰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宣公弒君篡立生不能誅死方立廟遽遇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故謹而日之○愚按公羊以謂不言宣宮不忍言也穀梁謂迫近不敢稱謚然則莊公之世何以稱桓宮乎

乙亥葬宋文公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

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所賣反遲速爲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乃旦反曷爲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高氏曰七月而葬天子之禮也以葬月攷之知其僭禮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左傳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而爲之者也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尺證反人情而爲之者也坊記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荀子禮稱情而立文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正月會伐鄭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

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旣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音升史秦始皇紀葬驪山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奇器珍怪徙藏滿之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令匠作機弩矢有穿近者輙射之工匠盡閉墓中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音現此類是也豈不爲永戒哉

夏公如晉景左傳拜汶陽之田張氏曰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足以見疆埸之令不出於王矣今爲取田而往拜賜于霸國晉偃然受之而八年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足見私情之納侮于晉也愚按僖公取濟西田而使公子遂如晉拜賜已非正矣况成公取汶陽而躬朝于晉乎濟西汶陽魯之故田也以以

爲霸國之私惠而聘之朝之見魯之不振也

○鄭襄公子去疾帥師伐許○靈去起呂反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張氏曰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爲國憂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已而使大夫動大衆以伐之見其與兵之不度德量力也高氏曰疲命於晉楚而以伐之君子以是惡鄭也

○公至自晉

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音現天子受王命曲禮諸侯既葬見天子曰類見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爲于偽反作也公行多不致

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因也家氏曰諸意也侯既除喪

而入見于王受黻冕之賜然後成其為君自東遷此禮廢然亦未有除喪而入見大國以事王之禮而事大國者也宣公挾强齊之援弑君篡國凡可以諂齊而求悅者無不為矣未除喪而會既除喪而朝今成公借援於晉率循宣公之舊其無王之罪大矣書如書至所以譏也愚按成公一經此年如晉明年再如晉十年又如晉十八年又如晉過於事天子之禮葢當時諸侯知有霸者而不知有王不以為異耳春秋莫不書至比事以觀義自著矣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公羊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杜氏曰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張氏曰今兖州龔丘縣愚按今屬濟南路章丘縣

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趙氏曰凡内自圍者皆叛邑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去聲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税畝作丘甲税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税歛力驗反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何氏曰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欲與圍外邑同罪劉氏曰不察己之所以失而疾人之不我服强國之行若五伯之事則有之非王道也

大雩成公之世大雩者二義見桓五年○晉景郤克衛定孫良夫伐廧

咎如廧在良反公作將穀作牆咎音羔左傳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杜氏曰廧咎如赤狄別種通旨經不書廧咎如潰者晉常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矣其餘黨散入廧咎如又欲盡殄滅之非仁人之心也段紀明請滅羌種羌雖滅漢亦亡後世豈嘗絶羌患哉廧咎如潰削而不書聖人之情見矣惟不使之侵擾華夏斯止矣家氏曰克與良夫得志於鞌不知自戢更爲此舉春秋書之誅善戰也楚方蹦藉中原晉人不務修明霸業圖其遠者大者既滅潞氏又殄留吁以爲未快復興此役此逐利之師春秋惡之屢書皆所以貶杜氏曰傳有廧咎如潰四字以爲經闕非也春秋譏晉人用師之不戢豈以狄失民而譏乎○冬十有一月晉侯景使荀庚來聘晉始聘衛侯定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聘而遂盟

之於是始左傳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公羊傳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穀梁傳其日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公羊遂生事也注專事之辭）爲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音現下同）其遂

事之辱非人臣之操去聲本意林○此説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烏故反下如字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矣孫氏曰此公及庚良夫盟也不書公者二子抗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抗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愚按因聘而遂盟者有五此年庚良夫十一年晉郤犨襄七年衛孫林父十五年宋向戌是也夫書曰使來聘則是其君之所使者來聘而已以人臣而専制以要盟所以皆書日以貶之也

鄭襄伐許

甲戌定王二十年　四年　晉景十三齊頃十二衛定二蔡景五鄭襄十八卒曹宣八陳成十二杞桓五十

宋共二秦桓十八楚共四

春宋公共使華元來聘華戶化反左傳通嗣君也杜氏曰共公初即位故王氏曰宋入春秋未嘗聘魯文十一年公子遂雖往而宋不報也華元之來其為共公謀昏張本乎臨川吳氏曰晉衛三國相繼來聘以三年春同會伐鄭交結和好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堅公釋文作臤襄公也在位十八年子費嗣是為悼公

○杞伯桓來朝左傳歸叔姬故也杜氏曰將出叔姬先脩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文仲之子宣叔也子紇嗣為大夫是為武仲

○公如晉景左傳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張氏曰晉景公勝齊而驕也高氏曰公連歲如晉者以嘗即楚故也愚按成公比年朝晉而取敖忽之辱豈非禮愈繁而身愈卑徒自屈而已耳

○葬鄭襄公喪未五月葬之速也太不懷也

○秋公至

自晉　左傳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家氏曰甚哉魯成中無所主遂變而屢遷也始與晉人連兵伐齊以有鞌之勝謂當與晉爲睦曾未幾日率先諸侯受盟于楚猶幸晉人之無討也去年如晉今年又如晉正所以救前日蜀盟之過一不爲所禮又將叛而即夷春秋於魯成之從楚適晉備書以貶之也

○冬城鄆　杜氏曰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任公輔曰魯西邑東鄆廩丘東有鄆城即西鄆張氏曰今濟南府鄆城縣家氏曰鄆有三莒之別邑亦曰鄆九年楚人入鄆是也魯自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此東鄆莒魯所爭者也成十六年公待于鄆此西鄆今此所城也春秋譏魯人不務安靜而輕於用民力鄆雖城何益哉

○鄭伯悼伐許　許鑑左傳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

伐許取鉏任洽敦之田程子傳稱鄭伯見其不復爲喪以吉禮從戎

前此鄭襄公伐許旣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扶又反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何氏曰未踰年君稱伯者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家氏曰父所爲義已繼之爲孝父挾夷楚之援陵暴小國歲再用師其子繼世而不能改是之謂濟惡庸得爲孝乎不書子而書爵絶之於名教也

乙亥定王二十一年崩

五年晉景十四齊頃十三衛定三蔡景六鄭悼公費元年曹宣九陳成十三杞桓五十一宋共三秦桓十九楚共五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

反曰來歸杜氏曰出也

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叔姬始嫁不見於經與鄭伯姬同婚姻得禮常事不書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家氏曰此與他悖義之出者不同必叔姬自不安於杞或以疾而求歸非杞之絶之也故春秋書其逆喪歸葬無貶辭臨川吴氏曰僖三十一年杞伯姬為其子求婦而僖公以次女叔姬與之歸為杞桓公夫人至今四十四年夫婦年皆六十之上而姬始被出而歸疑是叔姬無子杞桓别有妾子為太子叔姬心不自安而願歸魯故叔姬既卒而杞桓復來逆其喪以歸也春秋於内女其歸其出録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

于偽反下為之同

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本孟子而不能爲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本經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録之詳也爲世戒也愚按鄭伯姬杞叔姬皆出而來歸然叔姬書卒書杞伯逆喪以歸而鄭伯姬來歸之後不復見於經則其善惡優劣不可以槩觀矣

仲孫蔑如宋共左傳報華元也愚按蔑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蔑僑如逼於晉令遽興侵宋之師朝玉帛而暮干戈謹於邦交者固如是乎○夏叔孫僑如會晉景荀首于穀首公作秀左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杜氏曰穀齊地高氏曰荀首逆女而僑如往

饋之此之謂非禮之禮故以大夫會大夫書之愚按自文十一年彭生會郤缺宣十五年蔑會高固自是大夫會大夫率以爲常矣

○梁山崩

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穀梁傳高者有崩道也杜氏曰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張氏曰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愚按同州今屬奉元路

梁山韓國也詩韓奕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

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朱子傳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春秋之初晉滅韓曲沃莊伯之弟韓萬以為采邑書而不繫國者為于偽反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據不言晉梁山崩高氏曰先王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梁山雖屬於韓而非諸侯正受封之地故春秋書梁山崩而不繫之國者為天下記異也是以不書晉夫國主山川豈特晉當之哉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悉八音出次舍於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

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荀子大畧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高宗克正厥事（書高宗肜日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注先格王之非心後正其所失之事）宣王側身修行（下孟反）欲銷去（起呂反）之是也（詩序雲漢美宣王也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本何氏注愚按自此至昭十六年凡六十年經書弑君唯晉州蒲齊光衞剽吳

餘祭蔡囿莒密州楚虞凡七滅國惟舒庸鄫萊偪陽舒鳩賴陳蔡州來凡九耳故徐彥疏云註誤今考文十一年敗狄于鹹何氏謂宣成以往弒君二十八亡國四十證諸經亦不合抑并春秋所不書者言之如穀梁三十四戰者歟其應於證反下同亦惜七感反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范氏曰山者陽位君之象也象君權壞家氏曰穀梁具載伯尊所以告其君者以為伯尊掠路人之美以為已能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其實伯尊以道路鄙淺之言復之於君失懼災之意夫子必無是言也春秋於沙鹿梁山二大異特筆而書之以見天下之治亂中國之合離自是而始從其文應變何足言哉是固天下之異而皆見於晉者周自東遷賴伯者以存齊既衰獨有晉在而比歲以來君庸臣貪坐隳霸業晉之削中國之憂也意舊史必書

晉梁山崩春秋削之實為天下記異也○劉氏曰穀梁云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何以書晉侯召伯尊云云傳意似云崩不當書以問伯尊故獨書也豈春秋意耶

秋大水張氏曰山崩大水陰盛之徵○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也在位二十一年子夷嗣位是為簡王高氏曰不書葬罪諸侯之不會也○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定鄭伯悼曹伯宣邾子定杞伯桓同盟于蟲牢程子傳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杜氏曰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愚按封丘縣今屬汴梁路

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

請成于晉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盟于蟲牢鄭服也莊十六杜氏曰言同盟服異也何氏曰約備强楚愚按即穀梁所謂同外楚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音現其皆不臣春秋惡烏路反下如字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蟲牢之盟不顧甚矣薛氏曰王崩而爲盟會無王之甚也愚按是盟乃何休所謂同心爲惡惡必成者也蓋諸侯之同盟實有同外楚之心而不知悖於尊王之義天子之喪人道始終之大變諸侯相見揖讓入門而聞訃則不得終禮況已聞而猶相與會盟不亦無

人心乎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故襄王方崩則晉魯之卿會盟王都之側而不奔喪簡王方崩而邾與晉衛脩朝聘於魯而不修弔事蓋將以是爲常而不知愧甚者靈王之訃音已達於天下而諸侯旅朝於荆楚且俟致禭執紼越歲踰時而後返而曾不遺一介行李問國恤於京師也吁可嘆哉

丙子簡王元年六年 晉景十五齊頃十四衛定四蔡景七鄭悼二卒曹宣十陳成十四杞桓五十二宋共四秦桓二十楚共六吳子壽夢乘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愚按二年會蜀盟蜀不書至者以望國之君屈於荆楚之大夫不可以告廟也此特書至者謂成公苟能自會如京師斬衰哭臨則亦庶幾亡於禮者之禮耳今也會同之後奄然歸國故書公至自會以着其無王不臣之罪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傳武宮武公之宮也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穀梁傳立者不宜立也

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檀弓飯於牖下云云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何氏曰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大戴禮諸侯遷廟注親過高祖則毀廟而遞遷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見王制朱子曰太祖始封之君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四廟每一易世而一遷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有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音善壇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墠為鬼諸

侯之祭法也見祭法疏考廟者父廟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王考廟者祖廟王君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皇考廟者曾祖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也月祭之者月月祭之也顯考廟者高祖也顯明也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祖言之祖考廟者祖始也是謂始祖廟也享嘗乃止享嘗四時祭祀不得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封土曰壇除土曰墠去祖爲壇者謂高祖之父也其廟既毀藏主於祖考之廟中不得四時祭之若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去壇爲墠者謂高祖之祖也其主亦藏祖考廟中若有祈禱則出就墠受祭不得在壇也高祖之父遷寄太祖而不得於太祖廟受時祭故曰去祖高祖之祖經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去墠爲鬼若又有從壇遷來墠者則此前在墠者爲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武公至是歷世十一武公名敖乃伯禽之玄孫隱公

之高祖傳懿孝惠隱桓莊閔僖文宣成凡十有一君其毀已久而輙立焉范氏曰武公之宮毀已久矣非即遠有終之意孝經示民有終故特書故傳曰不宜立

曰立者不宜立也常山劉氏曰王制曰云云祭法曰云云然則諸侯宗廟古有彝制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之毀已久而輙立之非禮明矣劉氏曰魯諸侯也僭天子之禮雖欲尊其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習於魯之故更大而稱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人之述固久矣夫其以僭爲典也此春秋所由作也陳氏禮書曰武公之於魯徇宣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豐功懿德不著於世自武至桓其廟已在可遷之列成公立武宮昭公有事于武宮積世不毀故記禮得以大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張氏曰觀春秋之書法與祭法之論廟制則武宮之立與煬宮同於失

禮違制斷爲可知明堂位之言其爲俗儒之論明矣甚矣其亂聖制而誤後學也愚按立武宮僭王制故書日以謹之論者因明堂位遂以武宮爲世室今考春秋所書太廟則周公之廟也所書世室則魯公之廟也羣公之廟則皆繫謚若武宮煬宮桓宮僖宮是也茍謂之世室則世世不毁矣奚待於成公而始立乎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不稱世室則其以武宮爲世室者妄也况煬宮乃武公之六世祖至昭公已二十世而桓宮則哀公之十世祖僖宮則哀公之七世祖皆當言世室也煬宮在武宮之上武宮稱世室煬宮獨不稱世室乎是知明堂位乃後世俗儒因魯僭禮而爲言春秋之時非有世室之名也然考成之十八年晉悼公朝于武宮昭之十七年當晉頃公之世而中行穆子獻俘于文宮晉武公至悼公文公至頃公皆已十世而其宮猶存則當時諸侯之廟親盡不毁者不特魯矣○啖氏曰左氏云季武子以鞌之功

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傳意以爲武軍之宮如楚子所立者非也若以鞏戰之故不應經五年方立之劉氏曰左傳誤以武宮爲武軍也

取鄟鄟音專穀梁傳鄟國也

鄟微國也杜氏曰附庸國孫氏曰根牟鄟邿皆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爲于偽反君隱也僖十七年傳凡大惡必隱避其辭而爲之諱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爲僖十七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眉救反以千里易大傳文故仲

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直戀反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五故反貴臣禍在不測晉書王濬傳濬與王渾爭功表云云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毗志反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前谷永傳日食地震永對内寵太盛謁行於内勢行於外災異者皇天所以譴君過失時成帝委政元舅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柄用陰欲自託鳳遂厚之鳳卒音輔政永復說音任周召之職又與譚書勸辭城門兵委曲媚悅前後所上四十餘事專攻上身與後宮而黨於王氏此世世

之公患也歸父家遣緣李氏也宣十八歸父欲去三桓及公薨李文子逐

東門氏

朝吳出奔因無極也昭十五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譛之蔡人逐朝吳

王章殺身忤王鳳也前王章傳成帝時王鳳輔政王章以選為京兆尹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日食章奏鳳不可任為鳳所陷下獄死

鄴侯寄館避元載也通鑑唐代宗天歷五年元載專恣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上畏載會觀察魏少游求參佐上謂泌曰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少游俟除載當報卿來

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

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患

乎○愚按公羊於根牟鄟郭皆曰邾邑然春秋未有取他國之地而不係國者苟以諱亟而不繫邾則僖公取須句訾婁可謂亟矣何以繫之邾耶劉氏辨之詳矣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共左傳盟于蟲牢之歲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家氏曰經惟書衛不與晉人率蠻夷而攻中國也去年冬宋實預蟲牢之盟今一辭會而遽加之以兵以為未快復命魯人繼之前日楚莊圍宋歷三時之久國幾斃而晉不能救但曰鞭長不及馬腹今宋人辭會而伐之至再晉景惛愚諸大夫狠肆事多類此春秋聯書魯衛二侵責晉深矣傳見蔑僑如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定蓋成公即位而始朝也

○公孫嬰齊如晉景左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杜氏曰嬰齊叔

肸子愚按二年三年公兩朝晉此年聘齊行父又兩聘晉魯仇齊而倚晉爲援故君臣亟行迭往事霸之勤而不知慢王之已甚也 ○ 壬申鄭伯費卒費音秘悼公也在位二年弟睔立是爲成公 ○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共左傳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魯遣二卿爲主將去聲永嘉呂氏曰二卿並書與行父許僑如聘齊四卿並書之意同當是時大夫專擅各自帥師而公室微矣侵宋之事小而專權之患大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

矣是年冬鄭伯背音佩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授鉞李衛公問對古者出師命將授之以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爲于僞反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高氏曰使魯伐宋者雖晉之命而魯不以大義諭之遽爲興師則罪專在魯矣故書曰侵責與衛良夫同

楚共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成楚始書大夫將左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襄陵許氏曰至是書楚卿帥師者霸統幾亡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景左傳晉人去故絳遷于新田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愚按經不書晉遷者凡書遷皆小國逼於強暴不得已而遷也晉人擇地利而徙都也非不得已故不書遷耳

○晉景欒書帥師救鄭成○救公作侵左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曰聖人與衆同欲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

荆楚僭號稱王聖人之所深惡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本誤作明著於君臣之義也文王世子衆著於君臣之義愚按外傳云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故春秋貶楚爲深所以使天下知一王之所以爲尊也鄭能背楚即晉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爲帥音佛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于偽反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惡烏故反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

于桑隧（音遂）軍帥（所類反）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音還下同）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古獲反）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書大禹謨舜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因壘而崇降（戶江反）者文也（僖十九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次于陘而屈（居勿反）完服者齊桓也（僖四）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襄十一）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愚按公羊作欒書侵鄭令考明年楚

復伐鄭而中國又救鄭則非侵鄭明矣然此書欒書帥師救鄭不二年又書欒書帥師伐鄭書救以著其恤與國之善書伐以著其虐與國之惡使晉能修其德政以懷鄭使之不叛助之守禦以保鄭而使之不至於叛則爲盡善矣

丁丑簡王二年七年晉景十六齊頃十五衛定五蔡景八鄭成公睔元年曹宣十一陳成十五杞桓五十三宋共五秦桓二十一楚共七吳壽夢二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鼷音奚穀梁傳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杜氏曰免放也

穀梁子曰郊牛日展觓音球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

以備災之道不盡也范氏曰有司展察牛而即知傷是展察之道盡不能防災禦患致使牛傷故不書曰以顯有司之過俙球球然角貌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則亡與無同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范氏曰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也何氏曰鼷鼠鼠中之微者祭天不慎鼷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録魯不覺寤重有災也說文鼷小鼠也孫炎曰有螫毒如鼠狼新安羅氏曰牛有力之畜何至為鼷所食蓋將祭之犧皆繫於牢設楅衡以制其角故鼷得以制之有司免過即變異也宣三范氏曰非備災之道不至此實天變之異其應於證反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

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劉向曰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又食天重語之也家氏曰春秋於魯郊或譏失禮或以紀異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四書牛傷皆記異也

吳壽夢伐郯吳始見經郯音談左傳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杜氏曰吳國在吳郡張氏曰吳郡今平江府

稱國以伐外之也外域君臣同辭止録其號吳稱國而不繫君臣未同中夏也孫氏曰惡其僭號外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

哀十二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何以外之爲于偽反其僭天子之大號也史吳世家太伯周太王之長子太王賢季歷欲立之太伯與弟仲雍犇荊蠻荊蠻義而歸之至壽夢始大稱王愚按此年乃壽夢即位之二年今考吳語越人稱夫差皆曰天王則吳之僭王又非徐楚之比矣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吳語注命圭受錫之策命吳本稱伯故曰吳太伯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見曲禮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爲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劉氏誤

矣襄陵許氏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為楚患夷狄相攻不志也伐郯之役兵連上國於是始見於春秋志入州來志十五國之所以會鍾離也家氏曰郯太皡之後國雖小尚有典刑昭十七年郯子來朝聖人訪之以官名尚有取焉春秋書吳伐郯憫之也項氏曰楚初主盟于蜀而吳已伐郯入州來異時入郢之禍已兆於此矣

夏五月曹伯宣來朝蓋成公嗣位而始來朝也○不郊范氏曰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蓋為三望起杜氏曰間有事故書不郊猶三望

吳郡朱長文宋紹興間人著春秋通志二十卷曰禮天子有四望周禮大宗伯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四望四類注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諸侯則祭境內山

川而已 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竟內者 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 昭王 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 杜氏曰四水在楚界 楚之望非也 見哀六 楚始受封濵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畧言之

爾 愚按周文王封熊繹於楚蠻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歸州有故丹陽城則楚本封濵江而土地甚狹漢水在今漢陽沮水亦出漢中漳水在今漳州皆距丹陽甚遠必非楚始封之境故齊桓問昭王南征涉漢不復楚以昭王時漢非楚境不肯服罪然屈完言漢水以為池欒枝言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春秋之

初漢水已在楚境内矣經書猶三望者三傳三十一年書免牲而繫以猶三望不言不郊者免牲則知不復郊矣宣三年書牛死乃不郊而繫以猶三望不言免牲者牛死無牲可免故必言不郊此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因間有吳曹二事不可但言猶三望故以不郊起之也襄陵許氏曰用是知魯郊或以五月非特定公也

秋楚共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成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定曹伯宣莒子渠丘邾子定杞伯桓救鄭成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左傳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程子傳諸侯同心病楚杜

氏曰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愚按元城縣今屬大名路

楚人軍旅數色角反起頻年伐鄭以其背音佩下同已而從諸夏也高氏曰去冬欒書救鄭而楚師還未得志於鄭故復伐之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絶而罪自見音現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卿同惡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吳氏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患皆爲美也家氏曰晉前此救鄭皆以大夫帥偏師至是合九國之師自將以行春秋爵諸侯而書救鄭褒之也言救則楚罪

益明而鄭能背楚從晉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去聲)諸國不與(音預)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去聲)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本孫氏發微)家氏曰此合諸侯救鄭因以同盟率諸侯之猶同也愚按穀梁於新城斷道雞澤平丘皆曰同外楚疏謂傳省文舉上下以包其餘則知晉霸之同盟大抵皆同外楚也王氏曰齊桓之救徐先盟于牡丘所以盟者爲救徐設也晉景之救鄭後盟于馬陵非特爲救鄭也有宋莒在焉宋以五年辭會魯衛受晉命侵之莒自晉文之卒至是始與盟約故知其因馬陵之會以固結之耳

公至自會高氏曰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至○吳壽夢入州來左傳楚申公巫臣與子重子反有怨及共王即位使巫臣聘於齊及鄭遂奔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王氏曰州來楚與國也杜氏曰淮南下蔡縣愚按屬今安豐路霍丘縣高氏曰吳楚爭强始見於此州來屬楚吳以兵入之著楚雖恃强而吳敢與之敵也張氏曰吳之始大豈特楚之患哉僭王而病中國亦晉有以啓之也家氏曰吳伐郯春秋所憂也入州來又春秋所

喜也州來楚之附庸要害之地吳得之可以制楚也陳氏曰吳楚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始大通吳於上國晉人為之也盟於蒲景公將始會吳吳不至於鍾離而后至盟於雞澤悼公又逆吳子吳不至於戚而后至吳不敢自列於諸夏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罷晉亦不復伯矣入州來不可不録其始也○劉氏曰左氏以謂州來楚邑非也州來小國世服於楚未嘗特與諸侯盟會謂州來真楚邑則背於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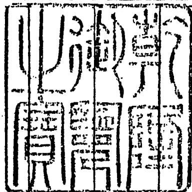
○冬大雩

高氏曰冬非旱時曰大雩者志其旱且僭也○劉氏曰穀梁云冬無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雨可不雩乎

○衛定孫林父出奔晉

景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杜氏曰林父良夫子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高氏曰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林父亡七年而恃晉反衛復專衛政又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家氏曰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

交強國以伉其君衛之孫氏魯之季氏其尤也林父自結於晉之權臣爲衛國患幾四十年晉黨叛臣爲之羽翼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實爲之也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十九